

跟着纳博科夫捉蝴蝶，与海明威一起去马德里

【文/林颐】

亨伯特带着洛丽塔穿越“像用碎布块拼成的被子似的48个州”，经过“充满神秘意味的桌子似的小山丘”，“墨水点染的红色悬崖上有松柏点缀，然后是一座山脉，颜色由褐转蓝，蓝色淡化为梦幻之色”，他们在沙漠里穿行，经常遭遇无休无止的狂风和漫天的风沙……在纳博科夫的笔端，一路西行的驾车旅行，铺展美国西部的荒凉风景。

在《洛丽塔》成为经典之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无数文学爱好者仿佛化身成了奎尔蒂——那个一路尾随亨伯特和洛丽塔的人。兰登·Y.琼斯，《人物》和《财富》的编辑主任，也把自己变成了奎尔蒂。不过这样说并不完全，除了重复亨伯特和洛丽塔旅程，琼斯更感兴趣的是纳博科夫和薇拉的旅程。为了观测不同种类的蝴蝶群落，纳博科夫和薇拉的美国生活大多在公路上度过。沿着纳博科夫追蝴蝶的路线，琼斯进入怀俄明州，在里弗赛德小镇逗留，来到了落基山脉的大分水岭，然后是杜波依斯小镇、格拉蒂山口、畜栏小屋汽车旅馆、索尔特河、巴特山牧场……聆听文学源泉的叮咚声响，琼斯尝试用他的随笔重现那些声音。

琼斯写的这篇游记，《在美国西部，追随纳博科夫的脚步》，是《文学履途》这部集子的其中一篇。追寻所爱作家的足迹，来一趟文学朝圣之旅，是很多人的梦想。《文学履途》就是纸上圆梦的旅途。《纽约时报》自1981年运作了一个名为“文学履途”的专栏，作者都是媒体人或作家，他们驾轻就熟地运用随笔体裁，以如话家常的亲切风格，带领读者漫游伟大故事的诞生之地。现在精选汇集成了《文学履

书评

>>>



《文学履途》

作者：[美]《纽约时报》主编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途》这本书，分为美国、欧洲、远方三个部分，一共收录了38篇文章，也就是说，可以38次近距离啜饮文学的甘泉。

场域的临近性肯定是文学诞生的必然条件。假如纳博科夫没有在西部游荡，《洛丽塔》的后半部情节大约要换别的面貌。凯鲁亚克必须在路上，才会有《在路上》这样广为人知的“垮掉的一代”的自传作品。尽管全球很多地方都有海明威的足迹，但马德里是不一样的，住进特里普格兰大道酒店，走进雪莉酒吧，说起西班牙内战和《丧钟为谁而鸣》，更容易感受那座城市吸引海明威的魔力所在。

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履途》里俯拾皆是，构成了这部合集的支架。比如，普罗维登斯与洛夫克拉夫特，缅甸与蕾切

尔卡森，牛津与刘易斯·卡罗尔，日内瓦湖与雪莱、拜伦，温哥华与爱丽丝·门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博尔赫斯，伊斯坦布尔与帕慕克……应该说，这本书里出现的每一处地名，都与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独特的地域唤醒他们的文学之魂，而他们的文字也赋予那处地方更丰富的人文景观。

有相当多的经典文学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许多文学大师远离本土，把自己投入陌生的环境里，对于敏感的心智而言，逐渐认识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获得幸福感，母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也让他们的作品呈现多层次的、多角度的迷人色彩。在里维埃拉阳光下，菲茨杰拉德找到了他的归宿；在罗马暮色亮起的霓虹灯影里，田纳西·威廉斯与他的友人纵情声色；在埃塞俄比亚，兰波找到安宁；在越南炽热潮湿的空气里，杜拉斯经历了永生难忘的爱欲疯狂……对于作家们而言，他们的身体和心灵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得到暂时的安顿，他们与之建立了共通和默契，得到了奇妙的感悟。对于喜欢他们的读者而言，这类旅行的价值就在于一种体验，即便有人为制造的痕迹，至少心理上愉悦的。

多年以后，卧室床下的那双旧拖鞋仿佛暗示主人随时可以归来，蒙波斯依然是马尔克斯小说里的闷热得让人昏昏欲睡的哥伦比亚小镇，马德里街头的游客们观赏完斗牛还是会涌进酒吧大声欢呼……据说，20世纪90年代，有一批新的眼灰蝶被命名为“洛丽塔”，天哪，作为“纳粉”，有谁不想跟着鳞翅目专家纳博科夫，一起去捉蝴蝶呢？

置身于博尔赫斯的宇宙

【文/赵青新】

荐读

>>>



《最后的对话 I》《最后的对话 II》

作者：[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1958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藏书》上发表了《创造者》，他在文中把自己描绘成失明的荷马，他的命运就是唱出“爱情和冒险”之歌，唱出跌宕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无人知道荷马“在下到最后的黑暗中时的感受”，但我们知道，博尔赫斯后来这样形容：“因为我发现我是在逐渐失明，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沮丧的时刻。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那时我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开始发现我被包围在没有文字的书籍之中。然后我朋友们的面孔消失了。然后我发现镜子里已经空无一人。”

这是我听过的关于失明最诗意的描述。黑暗让博尔赫斯确立了谈话与书写的联盟。在失明之后的岁月里，在旅行和闲谈中，他口授诗歌、寓言和故事，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口头文学。博尔赫斯侃侃而谈之时，他所制造的词语铿锵叮铃，仿佛牵曳着久远的一股绳，绳的那头，可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可能是孔子或佛陀。他们都以口述传世。

口述方式为博尔赫斯后期的作品带来流畅的旋律。他的作品越来越简洁，他用的词越来越精练。同时，博尔赫斯喜欢以对话传达他的理解，这些谈话录具有不寻常的魅力。阿根廷作家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在博尔赫斯生命的最后阶段，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广播访谈，于是有了这部凝结了博尔赫斯思想精华的《最后的对话 I》和《最后的对话 II》。

“为何写作”，大约每个访谈者面对作家都要情不自禁地提问。博尔赫斯视之为“我的命运”，一种文学命运，不为任何人写作，“是因为我感到了这样做的内在需要”。博尔赫斯有着独特的写作观，他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具有欺骗性，小说家并不比读者更懂得世界如何运转，不必装作是一面可以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子。每一次，他写下一个故事，就等于在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想象世界，他的写作展示的都是自我，通过隐喻的方式。

在他看来，作家就是能够恰当地运用意象来呼应感觉的人。所以，他偏爱以下作家：维吉尔、塞万提斯、爱默生、爱伦·坡、惠特曼、狄金森……他说，所有作家都在一遍一遍地写着同一本书，“应当以最小的新颖更新文学”。博尔赫斯对于传统的固守，最明显地表现为他对英语文学强烈的偏爱。他对古英语极其迷恋，古英语的语音、开元音、苏格兰人的腔调和重音，它们在喉咙口轰轰鸣响，然后滚过博尔赫斯的舌尖，激起了这位盲诗人对于流失的时间、悠远的传统的缅怀与追忆。失明加强了他对往昔的反复咀嚼，他的思绪里充满了时间的流动、循环与不可捉摸。

博尔赫斯的文学作品有种神奇的魔力，让人不自觉地迷失在他创造的词语密林。谈话录涉及内容广泛，并不止于谈文学，可是，哪怕讲的是哲学、神秘主义、政治等等，也总是从文学出发。费拉里说，这是“从他的宇宙，一个文学的宇宙”出发的尽情畅谈，这是博尔赫斯的天才之所寄。置身于博尔赫斯的宇宙，我们能看到更璀璨的风景。

新书

>>>



《考工记》

作者：王安忆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载了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而王安忆写《考工记》，却是带着历史的长焦，描述一位上海洋场小开，逐渐蜕变成普通劳动者的过程。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

作者：[日]是枝裕和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是枝裕和在书中回顾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讲述每一部经典作品背后的传奇故事、缘起与理念，记录各个创作时期对电影的探索与思考，以及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其中不仅汇集了电影大师的哲思与灵光，更讲述了一位导演脚踏实地，从赊账拍片到斩获世界各大电影节奖项的励志旅程。